

## 胜诉

◎松南

天气寒冷,我就套上家居棉服,蜗居在家,都懒得下楼运动了。

晴天,我踱步到阳台,背靠落地窗玻璃,惬意地眯糊一会。没有阳光的时候,盘膝坐在沙发上,在手机的字里行间触碰情感。

这时来了个短信,通知电视台会择日上门采访,我揉揉迷蒙的眼睛,习惯性地“支配”爱人开橱找衣。

衣橱不大,容纳不下太多,除了置放换季的棉被、三件套外,爱人精挑细选、压缩打包了一两件冬季“盛装”。平时不开封,上身亮相必然会使我感觉“惊艳”。衣服虽非名牌,却是爱人走了一店又一店、挑了一件又一件,在我身上试了一次又一次,咬咬牙、发了狠才掏出手机,临付款了还犹豫了好一阵,她就是不肯轻易按下付款键。营业员美女手都抬得酸疼,看样子就差抢过手机,帮她点击。

电视采访不是儿戏,面对的是几十万观众,必须扮靓自己。人靠衣装马靠鞍,到时让镜头调好角度,满脸皱褶一闪而过,让人产生来了资深帅哥的错觉。

爱人根本不想打开压缩包,她说身上加件儿子穿旧的羊毛线衫,再罩件羊绒外套,更显精神。“不要人来疯噢。”她撂下一句话,就转身去了厨房。

我不想和她起正面冲突,解决办法就是告状。接状的是女儿,自然胜算在我。不是恶人先告状,主要是她妈属虎,性格硬、有主见,遇事不怕事,吃软不吃硬。而我,就像我的属相鼠,遇事总是先替别人想,挑自己的不足,宁愿自己吃亏,吃硬不吃软。女儿知道我的性格,总是偏向我,劝导她母亲,每回都让我“胜诉”,这让我身上暖和和的,就像多了件小棉袄。

我穿上了过年时穿的棉衣,喜气洋洋出现在镜头前,也许难得穿上这么鲜亮的衣服,显得过于拘谨,本来口才不行、肚子里货色不多,关键时刻还是暴露了短板。

好在衣服没有弄脏,毛巾擦拭后、电吹风来两下,马上挂到衣橱里,等到过年再穿。

夜静,室内更觉温暖。睡觉不用开空调,女儿帮她妈购买的电加热盐袋子,早已派上用场,高、中、低三档随意调,被窝暖烘烘的,爱人再也不用将手伸进我的腋肢窝。我需要心灵的慰藉,她妈必须实质安抚。我也知道,开了门就要用钱,都当甩手掌柜,出门摆架子、家里盖帐子,穷摆阔,只会一盘散沙。既要开源,又要节流,还需照顾身边人的喜怒哀乐情绪。一个家少了妈,哪还像个家。持家不易,主妇难当。

女儿有她自己的事,不能添堵,即便是偏向我说话,完全是哄我开心。我在心里保证,还是知趣识相,不再告状。

我试探着移动冰冷的手脚,快接近暖袋时,自知理亏,马上缩回。本来夫妻没有隔夜仇,同床共枕四十年,知己知彼,她完全知道我如今就是个老男孩,使个小性子,找寻女儿求安慰,没有其他意思。迷糊中,她早已习惯性地向我这边移过来。知我者,夫人也。我心头一热,扑腾投入了温柔之乡。



◎子穆

## 父亲和一百万

◎薛海荣

春节回去,母亲跟我闲聊的时候,说了一件关于父亲的事情。

有一天,父亲和人家聊天,听对方说了一通做生意的经历之后,非常感慨地说,那你们家肯定很有钱,至少有一百万。

母亲告诉我这件事,言下之意是现在有一百万还算有钱吗,城里买一套房子都要一百多万,父亲这样想肯定会被人家笑话的。

那父亲是因为上了年纪变糊涂了吗?当然不是。他也十分清楚,现在一百万元在很多地方是连一套房子都买不到,但那并不是一百万元不值钱了。

父亲今年七十有余,生活在苏北的农村,和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在我们小时候,衡量一个家庭是不是有钱,主要就是看他家是不是“万元户”。我们家的收入不高,几乎全部来自地里的庄稼,主要是

棉花、水稻和麦子。除去口粮和农本之外,每年的纯收入能有几千块钱就已经很不错了。所以,我家离“万元户”这样的标准还有不小的距离。

那个时候,看一个家庭生活怎么样,还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标志,就是看他家是不是隔三岔五买顿肉吃一下。我们家买肉比较少,平均下来半个月会买一顿肉,有时候甚至一个月。

买肉吃也要讲究时间节点的,正常过节的时候会买,还有就是家里来亲戚了也会买一点。另外一个比较重要的时间,就是我们兄弟俩在学校放假了。

平时父母在家里的时候是舍不得买肉吃的。但种地是个体力活,需要营养怎么办?有一次,父亲买了六七斤“肉白子”回来。什么是“肉白子”呢,就是那种厚厚的肥肉,

没有一点瘦肉,连猪皮都没有。这个肉很便宜,只需要花一点点钱就可以买到。令父亲没想到的是,两顿之后差点没把他吃吐了。后来剩一点肥肉全被我妈做成猪油了。

父亲是一个苦日子过惯了的人,他从没有见过一百万,更没有挣过一百万。一百万对他来说太大了,做梦都想,但也只能在梦里想想。他以前挣不到,现在年纪大了更甭想了。不过,他把所有的寄托都放在了两个儿子身上。我们还算争气,通过努力这几年分别在城里买了房子,总价都远超过百万。

百万的愿望已经实现了,本应该是很开心的事情,但每个月的房贷也还是一笔不小的负担。一百万好像是拥有了,但对于我们又能意味着什么呢?好像什么都意味不了,生活依然和以前一样,只是内容变得更多了。

## 初为爷爷

◎张晓敏

儿媳的预产期在腊月初,那天早上,儿子从医院打电话说,儿媳已被送进了产房。我和妻子立刻放下手中的饭碗开车前往医院。

妻子也随儿子一起急匆匆地进入了产房,我一个人在产房外焦急地等待。十月怀胎,一朝分娩,一个新生命即将诞生。我不禁想起30多年前,儿子出生时的情景。生孩子,对产妇来说是一道难关,家里的人都充满了期待,娘家人也在牵挂。

儿媳在生产中遇到了困难,胎儿颈部受压,接生方案需要主治医生签字。一切都在焦急地等待中。不知不觉间已到了下午,我在走廊上遇到一名医生,他看出了我是新生儿的爷爷,主动走到我面前说:“孩子下午4:23出生的,顺产,母女平安,现在还留在产房观察个把小时。”这时,儿子也在家庭微信群里报喜:“生了个女儿,七斤三两,不哭也不闹。”儿子把小宝宝的照片转发

到家庭群时,我第一次看到被包裹着的小孙女,她露出大半个脸,还半睁着眼睛。看到孙女安静乖巧的样子,我的眼泪瞬间流了出来,这是初当爷爷的激动和喜悦。

孙女的小脸蛋粉红,安静地睡在婴儿床上,两个小拳头攥得紧紧的,头发又多又黑,嘴里偶尔会发出哼哼唧唧的声音。脸上干干净净的,要哭时,小脸憋得通红,眼睛也不睁,小嘴咧开,“哇”的一声,像攒足了力气。儿子对我说,宝宝一觉能睡4个小时,不像前几天夜里两个小时就要哭啼。

自从有了孙女,妻子做了奶奶比谁都辛苦,早上8点去儿子家,晚上10点拖着疲惫的身体回来,脸色苍白,后背疼痛难忍,每天都要贴两块止痛膏。

有了小宝宝后,家里作了分工,儿子值夜班;一日三餐,我在厨房里刷锅、洗碗、倒垃圾,每天的主要任务

是白天宝宝哭闹时,专职抱娃;妻子负责买菜、做饭、换尿不湿,做家务。

我有三十多年没有抱过孩子了,也顾不得长时间抱孙女时的腰酸背疼。小孙女抱在怀中,一只手先托住她的脖颈,另一只手托住身体,小孙女自然安静了许多。看到小孙女的脸蛋,我想起当年自己有孩子的时候,也没有这样用心地抱过。

孙女满月了,身体一切指标都正常,我抱小孙女的劲头更足了。我这个当爷爷的,每天就是配合好已做奶奶的妻子抱孩子,一心一意把孙女照顾好,让她健康成长。

看着小孙女在怀里渐渐入睡,我不禁感慨万千。孙女的出生,不仅给家里带来了新的希望和欢乐,也让我重新审视了家庭的意义。每一个生命都是上天的恩赐,家庭里每一个成员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守护着这份温暖。初为爷爷,我深感责任重大,但也无比幸福。